

第三十一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开幕 聚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本报记者 李洁 王志浩

本报讯 9月4日,第31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暨2019杭州国际友城论坛在杭开幕,论坛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200余名法学法律专家学者和杭州国际友城代表参加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出席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法学会党组书记朱晨,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出席并致辞。中央党校、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有关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张苏军在讲话中指出,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杭州是全国率先提出平安建

设的城市。近年来,杭州积极探索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努力构建市域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为全国提供了有力借鉴。希望广大法学和社会治理工作者、法学理论研究者进一步坚定政治性、体现时代性、突出实践性,把市域社会治理和乡村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贯通起来,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朱晨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始终以“两张报表”一起抓的格局来谋划推进社会治理,始终把“枫桥经验”作为重要法宝不断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始终把平安浙江建设作为总抓手不断健全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市域社会治理的探索创新已初见成效。今后,

浙江将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科学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举措,围绕“两个高水平”建设,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平安浙江建设经验,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机制,着力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浙江素材。

张仲灿对论坛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各大城市应当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近年来,杭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以党建统领为塔尖、“四化支撑”为塔身、“三治融合”和文化引领为塔基,突出市级抓统筹主导、区县抓组织落实、乡村(街社)抓执

行到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六和塔”工作体系,市域社会治理能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明显提升。在“后峰会、亚运会、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杭州将以本次论坛为起点,开拓创新、砥砺前行,以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更加强大的治理能力、更加扎实的治理成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多鲜活经验。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论坛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奖仪式。本届论坛从9月3日至6日将持续4天,除了主论坛外,还设“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4个分论坛。

《活在“尘”世里》后续 被时光遗忘的杨家医院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素妮 见习记者 胡宗昊

又没水了。从早上开始,打开住院部唯一的水龙头里,水流断断续续,后来就彻底停了,只剩下水珠挂在口子上摇摇欲坠。停水的时候,梁仙英正在病房里用筷子搅拌着面粉和玉米粉,这将是她和老伴的晚餐,正准备往面粉里加水时,却停了水。梁仙英以为常地走到门口,从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中挑了一个,摆在水龙头下面。“别看水珠一滴一滴的,半天时间也能滴出几大盆水来。”她说。

梁仙英是陪老伴房坑儿住在这里的。今年3月初,83岁的房坑儿因为尘肺病而感到胸闷气急,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

这里是位于武义的杨家医院,始建于1962年,曾是中国最大萤石矿企业——东风萤石公司的职工医院。如今,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批尘肺病人选择在这里生活。

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制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多项举措剑指尘肺病诊断难、保障难、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并提出,到2020年底,尘肺病防治目标要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本报曾于7月31日刊登《活在“尘”世里》,关注了章友法等一批温岭市新河镇的尘肺病患者。1个多月时间,章友法身边又有4名尘肺病患者去世了。

这一次,记者走进杨家医院,记录这仿佛被时光遗忘的一隅。

医院的X光机40岁了

循着满是砂石的山路往上走,两边树



老旧的X光机



杨家医院大门

木野蛮生长,不见修剪的痕迹。杨家医院坐落在半山腰的位置,如果不是门口两块灰白色牌匾,过路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是一座废弃厂房。

这也是一家没有门诊的医院。放射科算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了,登记处被“米”字形的胶布贴着,中间那一横条胶布套拉了下来。这里有一台进口X光机,已经快40岁了,由于无数体检者的胸口与仪器铝板发生摩擦,在铝板上形成两瓣白色的环状印记,像是被时间熨烫过一样。机器太过老旧,上一次出现问题时,医院只能从北京找来维修师傅,“缝缝补补”继续使用。

手术室所在的大楼已经被疯长的野生树木遮挡,仅能看见几扇斑驳的窗户。不过,沿着狭窄的台阶往上走,拨开遮挡视线的枝叶,一个宽阔的大院出现在眼前,景象豁然开朗之时,生活气息也变得浓郁了起来。

徐金土正坐在院子中央,他刚吸完氧气,和几个病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老伴李友香就坐在他边上,时不时关切地拍拍他的后背,然后又转过身子继续择菜。



一位病患正在病房里吸氧

杨家医院设有食堂,但病人一般都不会选择在食堂吃饭。山脚下就有菜场,李友香常常和几个病友家属一起,下山买些新鲜蔬菜回来,然后在低矮的伙房里烧些家常菜。

医院的伙食清淡,生活设施也不完善。由于山势高水压小,杨家医院时常断水。病房里没有厕所,医院走出去约几十米才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许多病人只能自备痰盂。没有空调的闷热天气里,房坑儿常常摇着扇子躲在房檐下,但还是满头密密的汗珠。

这里曾经“一床难求”

这不是房坑儿第一次住进杨家医院了。

1993年前后,房坑儿就因为尘肺病来这里住院。那会儿,杨家医院的名字还是东风萤石公司职工医院,专门收治公司内的尘肺病职工。

包括房坑儿在内的这群尘肺病职工,大多是在1958年至1965年间开采萤石矿

时得了尘肺病。在当时“大干快上”的环境下,东风萤石公司的矿区采用干式作业,矿井内既没有机械通风,又没有降尘措施,空气内粉尘含量极高。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萤石这种漂亮的石头最终会给工人们带来尘肺病这样的痛苦。

上世纪80年代,东风萤石公司的经营状况达到顶峰,成为中国最大的萤石生产经营企业。那时,医院拥有150多张床位,120多名工作人员。许多病人慕名而来,甚至出现了一床难求的“盛况”。

“我们医院用的X光机是从日本进口的,当时本地的人民医院都还没有。那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候。”杨家医院院长傅江华讲起当年的场景,眼中流淌过一丝骄傲。

(下转8版)